



星湖僊說八

人事部

原封十七 共九

1489
17-0



門 4加3
號 1489
卷 7-10

星湖僊說

人事部

男女之別

養才

職

令人賤才

凌辱縣令

衰季思亂

才難

仙佛同歸

尚閹

家理移官

持敬在恭

養兵

禳鬼

京輦山林

毀譽

祿養

出婦

婦女為尼

軍政

八邀調

均田

本政書

屠家子祭

暗行御史

星湖僊說

賞罰	雪齋上人	笑術
出妻	假尸還魂	儒者補世
碑誌	性恟傲律	私覲官
親故諳才	殺最賞罰	營庫
文武無拘	壅水溉田	親耕
小勞陞秩	捕盜受職	不屑為文人
廢孽防限	黨習召亂	支子主祭
臺諫大臣	四拜	父因子貴
都評議司記	薦賢	刑法
句麗無宦者	武成玉廟	兵貴同力

漂氓

海運

補治書籍



星湖僊說

人事部

男女之別

東平尉日記云某鄉有武士不識字而居家內外之分極嚴人私詰之答云渠有親屬寡居女子一日偶過之適彙無人女忽色變使其僕媒僅能拒免後至儒士家聞課兒小學男女之別遂諺錄而歸一遵其訓云夫人之善惡古今畧同故寡婦之子非有聞焉不與為友釋者謂若無好德之實難免好色之嫌故曰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門也不獨朋友為然雖親屬亦然曲禮又云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返兄

勞不與同席其妨間有如此者某鄉之武可謂別於男女之分矣

養才

才之生甚難生而識知尤難或乳哺孩提不免於水火疾疫若飢饉禍亂而死者雖鬼神有不得知者又或生于下賤愚蠢之地所見聞不過鄙俚乖劣之間而役於飢凍困於駢策不復知讀書明理為何事者雖自己之心有不能覺者不然而又或生於阨小之邦值其郈才之會鄉黨不舉賢達忌能淪沒下僚枯落窮廬則雖朋友親戚何從而知之萬一遭逢而任或不專試或違器已亦獨知而孤行未曾經練又做時不如說時人心不如此心坦塔旣未及措手而斥去者惟知者知之而已大抵

賢能之得志非奸蠱之利故一線路開萬鎊羣輳比如指山之頂曰我將登焉苟可以趨進終未有不到之理然而榛棘塞徑蛇虺旁睨非烈山驅斂則不可人主又何從而知之是以聖王之世養才為重用才次之洪鍾非寸蓬可撞大厦非隻手可支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比如舟車之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故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馬非馬不走人非人不濟故致之崇高而不危措諸天下而不窒自三代以後未之或見也至使斗屑末藝面墻而立張口索言曰世之無才嗚呼真無才耶抑有而未見也地既大矣人亦衆矣一世不可誣矣故曰正鵠張而弓矢至林木茂而斧斤至鹽酸而蚋聚樹蔭

而鳥息事在盤錯人思會通然後舍擯套圍誠求智量則亦安
知不有其人出於蓬戶穴牖了辨於掌股間耶此不顯於未亂
之前而必在大踈脫極狼狽之後悔又晚矣偶閱史編有感而題

賦

黷貨曰賦我不求而彼與者謂之義賦亦有罰我雖不受言已
及之亦謂之入耳賦孫薪之論過矣伐國不問仁人故孔子乃
行此入耳而心不許也又如楊震却金何可稱賦其或聞非義
而心不逆者乃始是賦

今人賤才

古者位以才充事以道濟故民被其澤國受其福自私邪之心

長而闕閱之風成人主之心或一偏繫羣下效之凡有祿位必
曰宗黨也姻婭也苟其人也則亦何所不可既曰私之與公背
馳闕茸陋劣無所不至一人秉政百口布列不但自視恬然世
亦把作尋常不肖者尊顯則賢德之屈伏可知賢德屈伏則膏
澤之未下可知膏澤未下則蒼生之困苦可知然而按伏愁怨
謂之和平幸遭寇亂謂之又安比如撐舟上灘不進漸退矣一
日二日棊上加棊其有終免危墜者乎是以聖王寤寐賢良尊
官授祿非為賢良而特厚之也將有以用之也斯義也人孰不
知但求之失其方也不求於野而求之世卿之家不問其賢與
能而取之於詞章之末及不能得則曰無人為是按伯樂之圖

求馬於都市之間也今人之賤才亦極矣前古吾未之見也見則必不如是矣四海吾未之見也見則必不如是矣是非他闕之私科舉之陋為之括喪人皆黏手惹脚莫之能脫古亦有是而今為甚焉也偶考簡編有曰賢者不能行道而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而貴者得行無禮無道無禮其受之識婁者何限乎為

凌辱縣令

自張湛致敬於府門之後人莫不盡禮於父母之邦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於人乎况於守宰乎守宰者民人社稷受託於君古之侯國手握百里之命為之父母者也雖因後世數遞庸敬不在民之所以仰之者重矣我 成宗五年昌平縣民姜

九淵凌辱縣令全順道革其縣屬光州十年乃復即處以綱常之律也付卑專則責任重責任重然後黜陟有歸而人思自奮祖宗風動之治盖有意在向者南郡民有扼主倅之吭批頰者繫治京獄其供辭云天子腹上尚加匹夫之足太守鬢邊何妨壯士之奉朝廷特原之後其人果謀逆伏誅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犯上而養之何所不至始知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故也

襄季思亂

兵亂者禍之最酷也小則危大必死或飢渴頓踣肝腦塗地宣人之所願欲然襄季之人在在思亂有挺身赴之而若得樂地

何也人之情必思榮而避辱故不能安分慾隨事長有不卹其
夷滅矣其目有四專尚門族則才能者思亂國多罪籍則坐廢
者思亂政刑不中則忿疾者思亂濟治不時則困窮者思亂夫
悅生然後畏死益甚窮辱劫已則求死而不得也是以明王御
世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天下方熙熙而食于于
而行惟恐難之或作則其匪茹外侮羣起以去之天下何憂不
治乎故伐國有術必伺內潰苟使上下無釁民疲樂業然而驟
動者未有得其志也孟子曰豕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向所謂四者莫非自我之完械

才難

昔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聖人每舉古而傷今彼唐虞及周猶尚
如此况後世乎自是功利之說勝其藉手當時者莫非以智力
持世苟焉而已聖人蓋求之未見而發此歎也惟顏氏閔為邦
而便告以治天下之術諸門人皆不得與聞又不幸短命苟使
當時有知聖人者出舉國而聽之夫子將誰與為其所用乎以
今觀之才難之歎轉甚兼濟之策等付他界維區區卷中功力
亦鮮其人誠篤者多魯鈍穎悟者多輕淺魯鈍則不進輕淺則
易怠或功劫行檢而不免無用或文彩可觀而不肯實學其有
才有德而悅周公仲尼之道涵心於六經之內者幾人噫

仙佛同歸

吾友某嘗游深山時落葉滿地有僧去袴衣沒在葉中不食不眠問去袴衣曰欲念斷行路問不眠曰其師教云日出時念在日念隨日轉至日沒又念在地下隨日還出如是日日遂得無眠此與叅同契日日用功於兩卦十二爻者同意大抵仙佛異迹同歸以氣質論則氣陽而質陰鍊其陽而遺其陰所以能久飲食者補陰之用也飽便助睡飢覺氣輕益留食非養年之術

尚闕

尚文者昌尚武者強尚闕者亡其理宜然文而尚闕已悖武尚闕何義武尚闕已悖科尚闕何義放榜之後擇用純綺家未晚

密窺封緘專以門族為次茅古今之所未聞惟我國進士科有之初非國初定式中間縱情行私之徒為之而因為謬規也高麗忠烈王六年王聽僧祖英之言殿試詩文圻糊封定科目取十五人此其作俑之始歟夫私之一字雖絕去纖埃不令兆朕猶懼燒痕芽生况卿大夫聚謀公行耶一事二事眼習手慣遂至於無物非私此所謂不可使聞隣國者也 聖上親臨放榜特以舊都人為首冠舊都之廢枳者三百年于今矣此可以少慰寒族之心然有心之公不如無心之公故人說有過則愠鑑見其醜則悅出令行政宜防後弊既為封緘之制俾不得私自偷覘足矣昔有軍卒魁首試欲去之揚萬里謂國家立賢無方

卒用其人勝國時及笄李甲錫不錄民族衆議以為不宜登朝
侍郎金元冲等奏其父祖之失非甲錫之罪况捷笄簾前身無
釁咎合列簪紳制可識理者當考事見崔冲傳

家理移官

子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刑家之道大非草草有尊卑焉
有大小焉有親疎焉喜怒賞罰利害繫焉故莫不伺其動靜察
其意旨以為舒慘雖有偏僻過尤亦承順以悅之怨怒而不言
家主有未之覺也意度不如察色察色不如聞言言至既難擇
言益不易我不信受則言不至也或惹怨惡則言不至也得之
寵愛則不免私吝得之疎逖則或多不實幾動於几席之下形

著於耳目之外終致事物違忤誠獲離失及其詳悉已無奈何
矣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官比諸家勢殊而品不同其道
更艱家之得失在我非與于他也家之上有國故其傾奪於人
者國法可以治之故雖財竭人散猶使撐度時歲國之上無禁
其陰醞密釀必有一朝之發悔何及哉况位益尊則勢益重喜
為祥雲瑞日怒為迅雷烈風眈目翻手禍福判於晷刻堂陛遠
於千里一語壓于百倭人主雖欲聞於未敗之前其道無由也是
以夫差起想於公孫明皇發歎於父老亦哀哉

持敬在恭

人道莫尚乎德德由敬成然敬何嘗有形象持敬又在乎恭朱

子敬齋箴所以首言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也恭而不敬者固有矣斯須不恭怠慢入之矣故曰未有外愆阮而内程朱也近世國俗有二種一則專意收檢動止可觀毀之者曰儼飾偷名也一則貴内賤外專意任誕毀之者曰敗禮無憚也據始而論其病則得失有歸由終而較其害則收斂者猶有執守賤外者並内而亡之然則學者之功先從恭始恭然後敬有所措德有所據也或問内外優劣曰内外互相養也然以心則内為功以教則外為先心主於我教主於人吾事吾知矣察守人者惟在於言顏動作也至虛詐欺世即其人之罪非法有所未盡也抑詩有之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謂德盛而光輝著見也在

梁柔木言縉之絲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柔木者柔柔也蚕非柔不絲恭之養德亦猶是也武公可謂知用力之地也

養兵

夫棄闕阨之阻而專意都城之固歛鄉國之怨而獨養輦轂之兵等是為無謀縱賊入腹割勝餉口望其自全難矣人情蔽於近而忽於遠故都城者身之所托也禁旅者目下所覩也於是而專心致力殊不知邊圉無虞則都城自安郡國勢壯則禁旅威張也後世戎政兵與農別剝農而養兵兵逸而農受其弊農亦鄉兵也有兵之名而無兵之養故鄉國之兵將死祈免輦轂之兵側有求入其不均如此也六朝五代之際猶兵寓於農故

蕭銑李煜之亡援兵至者尚有十萬靖康之亂勤王者絕少至亦烏散宋朝兵費最多而兵力最弱都城一劫四方之師無復可恃勝敗之數可見然人主必有親兵自南北軍時已有其制不用無以妨緩急之憂要之京衛鄉兵兩不可闕一京衛待養而不責於鄉兵鄉兵寓農而不干於京衛方可以兩得其力今若平時剝刻鄉兵厚養京衛值亂方求其親上死長必無之道也今之良役收布是也朝廷聚議許久迄無歸一非無策也策必有愛愛必有受其妨者只要不動手而弊自革其有是耶故曰雇役不如差役若夫京衛之養則須別有調度方可苟不免奪此與彼一毫之微皆足以釀惡矣可哉

禳鬼

使鬼禳鬼道家有術其誦呪不過尋常語未必為魔之所畏服然而能之者恐是以精神氣魄勝之如今軍師之類不過軍中以此為約信而已也近有鬼崇者家人誦玉樞經以禳之鬼亦從而誦之略無憚然而禳之不休日久鬼亦去可以驗矣沈括筆談又有一事可證民有誚殺人者官捕治之其術人食牛羊肉從而誚之熟寢為生生寢為物始小而寢為大寢成牛羊真形剗腹而出其法不過呪西方王母柅東方王母柅十字更無他異此十字豈召魔之符而逞怪至此哉不過與魔約信在是故也大抵鬼之情狀與人心無甚別異子曰未知事人為知事

鬼深有得於事人者鬼亦可事聖人之言意包括如此

京輦山林

李白沙恒福常言牛馬之子宜下鄉人之子宜上京牛馬肥壯為主宜歸藟豆之地人則行與事為主故宜歸禮義之地苟生老於遐陬窮閭雖有技出之材置諸廟朝之上則駭然故曰人有三世仕宦不識穿衣喫飯其言亦似有理余謂既生世為人當識人事京師衆事之聚集不丁於此更做何業然事聚則利輾利輾則心盪心盪則性汨上智之資固無入不自得中人以下鮮或不淪矣中古以前亦敦禮崇教鄙褻為恥挽近則渾區字為利欲鬧場人衆則利肆事聚則欲增故京輦貴遊都雅容與

貌取可悅本之則踈口談性命心背樸實若此者僅足以成隨俗之材而非所以養高邁之器矣君子賤周容而貴守道窮經飭行必於山野之外此非務為高尚誠以究聖人之所存明至治之往轍不如此不得也若曰因循彌縫架湊撐度則山林不如京輦世值訖亂事有錯綜京輦又不如山林是以書言側陋詩道空谷庶幾觀通而解紛也然則李公之說不過就訓習套中說而已矣余嘗周遊國中其深峽孤邨氓俗純美稍至闕閭士大夫之居不及矣至於郡邑有守宰處又不及矣至於營鎮有寮使處又不及矣至於京師又不及矣位愈高而化愈薄地愈近而俗愈淪以是知都邑終非育才之所矣

毀譽

退溪答鄭子中書云一投足一開口之間不得譽則必得毀毀固可畏譽更可憂古人戒後進之言曰今日人主前得一獎明日宰相處得一譽因而自失多矣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末俗易高險塗難盡難易之間正當明著眼審著脚庶幾不負所學也此蓋迷朱子之意朱子答石應之書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意然亦宣可忽哉又答鄭自明書曰向來一番前輩以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許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驗也俗既末矣其

高易得高非實有所謂陷下為高也得獎得譽身便高致謂無所難又不知千糜百斛歲在目下而自不能覺故墮阮落墜顛沛不免其所以獎譽適所以推擠也故曰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苟使吾心明知吾身地位毀而非情則如傲譽而不實則益懼宜復易高難保之足脣道哉不然風吹草動大驚小悸周道衰為羊腸非徒人不能吹噓送天只自家在地上雖欲扛起身騰空得字古詩云三年拾道心蓋為出脚人烟鑑

祿養

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此為祿養節度然夫子亦嘗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何曾不恤理義之

所存而惟親老是諉乎孟子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烏乎宜乎
抱闕擊圻此為貪仕節度然天地閉塞賢人隱荒野山林即其
所也君子居下學校學圃又足以饘粥餬口何必仕也古所云
者蓋指可以仕為而仕者耳退溪答李剛而書曰甘旨之闕雖
人子之心所甚憂者亦不以是而別生意思別求方法以要必
得也今人每以榮養藉口而受無禮義之祿食充類而言之與
乞墻間而充甘旨自以為孝殆無以異故君子雖急於奉養不
以是愛所守也又曰毛義奉檄之喜張奉以為親屈美之此別
是一說蓋毛公本有高退之志今為養親而屈意故歎美之若
以非義求得而喜之則奉將唾之而去矣又答李大成書曰古

人悅親不以官爵尹和靖母所謂吾知汝以善養不願汝以祿
養王霸之妻猶不恨其子之蓬頭歷齒何況區區一命之露乎
茲數說者宜為俗耳鍼砭如孔子之門顏子之賢父路尚在未
聞夫子之使之仕也故其荅金而精書曰顏子陋巷甘旨或闕
宜無慨然之憂然亦無枉已求祿以為孝之理故惟日孳孳其
樂自生與甘旨之憂並行而不相礙也合而考之義始完備矣
然此有和靖之母王霸之妻之賢而後方可從其所好苟使親
意躁疾不樂其廢舉則亦且勉遵故其荅柳應見書又以聞斯
行之為戒蓋力學應世其始不可合并故聖人有賊夫人子之
訓要須學優方仕然其為人也類非真積待成之資徒以一時

氣意輕制取舍下稍無以收拾則反不若勉時循俗之為愈故
其答琴聞遠書曰此有人嘗受業於慕思齋兩先生其志甚篤
兩先生亟稱許遂不屑舉業於經無不曉解但者過而不曾熟
讀自處殊不卑後經涉變故避譏畏禍遂自放倒既不得力於
學又不成名於科目其恒人無異願君勿似之又答韓永叔書
曰辭官可否宜他人所能其我既不是為貪又不是行道徒失
己與奪志以是為病則去之惟恐不速非要路非言責有亦可
無亦可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則亦不必強解為心也苟吾之所
見未甚明快而一時因人言強解則後必悔之與其有後悔寧
初不為也君請擇於斯二者此數段非有悅親祿養之重而其

訓亦如是是知向之勤勤懇懇者宜不以內存為大而外至為
輕耶人或陋軒冕而卑學業流浪不根為秦不屬楚不管底人
亦宜非退溪之功誠也耶

出婦

王蠲云忠臣不思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據以為臣妾之斷案
然古之事君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紉履而去或君臣義絕則未
有不事他主之義觀聖賢所處可知女之事夫恐亦同例所謂
一與之齋終身不改者據恩之未絕而言夫或早沒妻當視同
生存何可去之禮女為父母未練而出則三年則必將為夫家
無服義絕故也至若棄黜如仇斷無復還之理者本是義合義

既絕矣與衆人何別其或守貞不嫁即高於人一等亦合稱美然禮法之家制為分限坊坊然非之使年幼無歸之身寃恨終其身則過矣按禮嫁者必三月而廟見未見而死則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婦既入門三月不見廟何也以意揣之厥明既見於舅姑仍行見廟之禮婦家以適人為斷夫家以成婦為斷則言順而事正雖死猶生也然而必如此或者為去留未定也娶婦者擇於他室深閨其善惡未可知也意或不愜不必強留故聖人制禮斷以三月然後方稱成婦未三月而返固在更適之科若黜無更適之理則聖人之制必不以無子而去之無子非罪矣余故曰黜而不嫁者

特女子之高行非聖人之斷制也

婦女為尼

高麗之末立法凡僧徒留宿人家者以犯奸論貴賤婦女雖父母喪無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其為尼者以失行論敢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此意甚好今委巷婦女或早寡或失行冒出為尼鄙褻對食以逞搖配又託醮穰與僧徒往還多致穢言此習不可不懲麗之法亦必有為而為之者歟

軍政

軍政莫先於周知民教周知民教又莫如比閭族黨五家有比長二十五家有閭胥百家有族師五百家有黨正大小相維遠

近相持以屬於郡倅郡倅屬於監司監司屬於京兆然不有以
摘發警懼則亦徒法而無成任京兆者奏道糾覈御史暗行州
里搜剔隱漏其十人以上罪郡倅其百人以上罪監司或罷或
竄亦許郡倅監司私遣人搜剔其不如法者郡倅罪比閭族黨
監司罪郡倅長胥師正各以輕重受罰笞杖贖配惟其當懲一
勸百示信於民則寧有不括之理亦須禁民遊移使不得無根
浪接然後其法始行矣此不但編額有裕亦將鄉里寧謐免寇
盜之憂矣

八邈調

俗諺以言議高抗太過者為邈邈調以狹邪淫放者為八八調

此出於時樂之名時樂取清黃鍾一宮為調補八調并清大呂
清大蕤為宮補邈調清者半聲也半聲不成為均而以此為宮
則其餘皆用清聲高急可知此蓋師曠清角清徵清商之類而
文選以傷歌行為側調恐亦同例聲至於八邈已急矣俗好益
甚又急中取急則於是為八八邈邈之稱蓋譏其不節也

均田

王政不歸於經界皆苟而已矣富貧不均強弱殊勢如何平治
國家不能奪此與彼者徒以各自占據視作已有耳目既習故
一欲變動嗒然以駭殊不知王者定天下凡天下之田莫非其
土黎庶之各名其田不過就王土中一時強占原非本主比如

父有什器諸子分占或多或少或至父命分依則多者不敢據有也王莽之事志則大矣遂名天下田為王田蓋欲先明其非私物然後將奪其富而與其貧若使其志果成亦不害為聖人之遺也然鉅室豪族其肯堪之耶民情大抵趨利而避害於是天下騷然莽亦敗死後辟或定為授田之制不過意度如此未曾有革寢之案余嘗謂古之井法亦未必遍行者也人每誣秦鞅之廢閒然鞅之力足以變秦地不及于天下滕是中國之處而孟子時已不詳其經界何也清洫深廣其可一朝而夷滅乎是古亦不能盡舉也明矣然則彼莽也宜有以自我也夫雖然君天下者一視赤子其心不可但已將置諸無可奈何而已可乎

余昔為均田論其槩謂以田幾畝定限為一夫永業田多者不減無者不責幾畝之外任其買賣但多者取其中幾畝永業焚毀券文只官藏其籍使不得斥賣無者或得寸得尺在永業之限者如右例其餘勿問如斯而已凡賣者必貪室也貪而不得賣則兼并不得售矣永業有入無出則貪室無盡產矣多田者許其賣則衆子分占或不肖破落稍稍歸於均一矣別有說只錄其槩後見宋林勳本政書與此畧相符而先儒之所許也此非大拂富強之心而今日行之明日必有受其澤者耳元魏孝文時詔均田種桑五十株皆為世業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贏意蓋如此人謂永業不賣則其喪葬大不得已者何以

處之此必不行愚謂此未達之過也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其利害分数如何若但舉其害而沮其利則安坐不做事而已古者民皆授田未有私賣之地當是時喪與葬將如何今有貧甚無田者有喪有葬又將如何既斷為永業則便是古之授田其可任賣乎永業視作公田外此便是無田之室推此可見本政書田下註人姓名是田為母人為子朱子稱其甚好此即今行者而加以芽次又識四旁田主之名則益密矣然呂註四旁田主之名亦或不明又不若大明之魚鱗圖也量田者宜知之

本政書

林歛云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為良農不滿五十畝為次農無

田為隸農一夫五十畝為正田而其餘為羨田羨田之家無得買田惟許賣田次農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其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其不願賣羨田者官無苛奪誅其子孫之分占少須假之自合中制矣夫均田之制後世不可復舉君子一視萬姓其貧富不侔者不但怵惕惻隱而已必將思所以拯救則在今其術無由也縱不能亟奪富戶之田欲使耕作其羨餘食其半收其意亦擊矣然富強者不得買田則不願也以羨田分與隸農則不願也茲又不得行矣有財則必私役遊手廣耕多播合收專利其肯出有餘補人之不足耶且郊野膏沃

之地水田十居八九南方盡是移秧移秧功力比播種減五之
四故僮手指多者耕作無限而無田者不得售矣歲或大旱則
播種尚猶有收而移秧無一粒故禁絕秧俗不但免乎大歉亦
令無田貧民得以用力於餘畝疑若可為然每驗之畦塍或早
旱無水就燥而種者謂之乾播未成而水淹則不食或早霖
多水就濕而種者禾不成而乾裂則不食此最難處所以多凶
也苟非大旱五六月間必有水殃而待濕旋移莖茁秋必倍收
况野灌渠唾掌無讐下而饒民財上而豐國用何可以禁之是
以富權益重貪力無施貧民無以活矣此本政之說終不可試
而紫陽南軒雖喜其復古之志亦不謂必可行也舊俗粗于他

人之田者謂之並作蓋以主與客各收其半而一人合作也及
其半收也其納賦貯種主需而客無與亦舊俗也近聞湖西南
稍漸為客之所需而主反不與人猶賄遺而不得耕作其可哀
至此任字牧者宜嚴禁令已成風必以為駭矣

屠家子祭

陳北溪性理字義引繫露一條有人祭其先人祭畢語人曰有
一官負盛服欲進躡踏有鬼蓬頭手握屠刀勇前欲祭是何神
也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即令主
祭者所以只感召他屠家父祖來其結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
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矣此說未必然凡禮中非祖先而享祭

者亦多般數其故何也祭祀歎不歎由人心之誠否思其居處飲食笑語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如是雖異姓殊氣宣有不格之理人或於我有慈養卹救有不可忘之大恩固合祭而不廢苟如此言亦將無益而廢之而已可乎此不過魔鬼之打弄彼其人之為屠家兒子雖不知人既有認者鬼亦知之故幻象而現夢如此仲舒以下皆未覺此理矣

暗行御史

御史之暗行廉察始於漢和之世和帝即位分遣侍者皆微服單行各主州縣觀採風謠其微服出沒苟察隱暗疑若不併於王故之光明然以末俗觀之恐亦有助雖有監司都事之巡歷

但呼唱於大路煩費列邑之厨傳其閭里之橫暴夫婦之冤鬱無緣曲審守宰縱有虐使橫斂細民其敢有上書發露者耶朝家之申復飭厲徒歸虛文而賊民宿弊依舊不除或聞暗行之聲大郡小邑莫不震恐惕息委巷武斷亦悉斂避之不暇雖曰賦猾終亦白脫然其一時振刷莫御史若也蓋季世之故與淳古不同苟無窮覈懲惡則人必觀效而良民受害矣無譏訶發覺則在上者何由得聞是以古之補守宰神明者皆以此道國之御下何以異是昔齊阿大夫善事王左右而得譽不能掩田不闢民貧苦者密覘而知之也今於百端欺詐之日只守常制則固矣夫微服之說肇自康衢迨訪而不得則又必欲於身親

見况後世善少而惡多耶職者民之冠盜也禦寇必以詞探治盜必以譏捕符同訟禁之朝而暗行一事恐不宜暫廢也治盜之法能捕者賞加資秩富藏者抵罪暗行而覈發者視其輕重陞擢榮顯則受任者必將振刷矣監司及掩護亦加郵罰人不敢恣意營救齊之高阿並烹常譽者可謂知要矣柳公綽家訓惟不貸贓吏法朱子見受贓者怒形于色曰大字面配去范希文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君子處心如此今也一有發露不但監司覆匿大臣必為之費辭白脫世道安得不日非乎或曰都事常帶待從之御使不得恣縱營府監司不拘時令都事暗行其封庫罷黜一如御史具由狀聞又朝廷別遣御史自監司

以下皆許罷免監司不能覺察管下守宰者隨其輕重而得罪則貪賄之風少戢矣其說亦得

賞罰

荆川唐順之有言曰有官而無賞罰是無官也有賞罰而不足以奔走天下是無賞罰也若但循資而擢計日而進人將曰我固宜然也富貴爵祿皆若其身之所自致也於是效報之心薄矣姦吏賂財大刻於民而恒幸其不露不幸而敗露亦罷免而止則又幸其赦過而牽復也於是縱恣之心滋而懲創之志熄矣其說極是夫賞者爵位為上財貨次之財貨者可以悅微賤之人而不可以勸士大夫之心惡貪賤而悅富貴天下之同情

爵位以興動人孰不樂趨我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也今果義
同行鴈次若貫魚則不但功效無益而人沮為善國無養才之
實士怠修能之方而馴至舉一世貧賤無罰者刑殺為上連羅
次之如我邦幅員既不廣踈遠不得售其青紫登仕不過世卿
數十家是以必家姻族媿父蔭子官鮮不能熟習締結故縱有
贓墨大不法誰肯糾數萬一敗露而私托密囑俄而白脫又或
不敢全然覆蓋者又不過一時罷免其刑罰只加於踈逖屬官
故百道鑽穴一意干謁有朝稀擊而夕戴弁者矣夫貪虐人宜
禁為我貪而無罪則可以富室家可以賄權要富室家則身安
而子孫蔭厚賄權要則揚譽而祿位不替孰與清素之身勤苦

而不見報乎此不獨其人之罪即時故導使然耳雖然若一廢
循資之格專尚擢拔則又未必皆得其實而或助成奸濫之權
矣終不若亟行殿最九等之法今之內職自通政以上無考道
訓以下有考而無下等豈堂上官皆盡職而堂下官無殘暴殘
劣而然哉是以百度解弛而坐糜廩食浚刻肥己而已國安得
不衰民安得不困如行九等法必將有上上中下中下下之
等從其上上而擢之一年再考其上中而再及上下而三者與
上上均用從其下下而黜之其中而再及下上而三者與下
下均罪也堂下則六曹長官各考其所屬而兩司又各考之各
考而其等之不同者從其下以為例其通政以上其數不夥人

主悉已親試而諳其賢愚只使政府主考而賞罰如右例則人孰不惕念振刷然每考而擢者數人則又有窠以負多之患眾以考之惟宜擢其最多者又我邦之有陞無降亦其弊之大者從其下而降其級則善矣其間節目添剛在行之如何耳

雪齋上人

從兄良溪先生為余道曾見雪齋上人講道之儀上人嘗處曲房房有戶與講堂通也諸僧徒朝日飯後擊磬三聲各以梵經會于講堂然後邊上人於師席執几杖者前導其折筵皆鳴磬至席僧徒皆謁頂禮進蔬飯訖僧徒各執經俯伏而跪先以經一件置上人前几上由淺至深皆具而深者下而淺者上上

人於是先展最上梵經問某在否答否則已答有則快讀一過解釋其義極仔細僧徒共聽之又舉茅二經問答解釋如例至最下梵經然後上人便起歸曲房其執几杖鳴磬導行如來儀然後眾僧徒還堂相與講論亦自淺者始互有發難講畢各自付籤疑義以次復至曲房質之其一動一靜咸有可觀儒家所不及也余亦每至山寺與僧言其信佛即十分誠心所謂如好好色而無自欺也儒者之於先聖雖外似崇奉未有深信如此此由外誘物慾故也物慾與誠心相與乘除故其深淺之分慾九則誠一欲一則誠九何嘗見有滌盡其累者耶彼僧徒無此纏繞所以守精而無歧惑也其在九分一分之際則猶可矣又

有急榮仕而憐財賄者特以經訓為囿一意咭物物得則棄器
但隨眾談聖而不識聖之為何事者其於賢不肖果何人也

筭術

筭術云徑一圍三方五斜七此皆大槩言之也圍三不足於徑
一斜七有餘於方五其案徑一尺而圍三尺一寸四分則徑多
而圍少徑七而圍二十二分則徑少而圍多徑一百一十三尺
而圍三百五十五尺始為稍密也斜七之義未見發之者今依
籌法句股皆五為方五句自乘為二十五股自乘為二十五句
股積合為五十以為宗數以平方開之際七七四十九餘幕一
分故方五則斜強為七分有奇也惟句三股四弦五為正例

出妻

國法改嫁子孫不許清路故士族恥之其流之弊雖絕悖之行
輒諉諸無出妻法不許離絕於是女權太重家道不成余多見
有悍婦者事事屈仰無敢出氣者其於為人無足觀然終為保
家之主或性不低下相與鬪鬪有反目之誚者終身苦惱昏因
不通乖亂難諱其利與害如此昔有銓長某擬一武弁為守宰
叅議某曰是人有毆打正妻之名安敢卑以臨民之官銓長徐
謂曰妻固配體然酒膠則有之而曰無妾媵則無之而曰有違
拂鬧亂丈夫之心時或欲毆彼武夫安可刻責耶叅議笑而送
之此雖戲語亦中時病國之懲惡教之不從治之治之不從殺

之所以威行被女性無良又無出法雖聖智無奈何也其妬猜固無異也不孝而不敢去世道豈不每下乎或曰不然則女將無罪而被出者多此為婦女左袒之說也聖人豈不慮此而立七出之制乎法未有無弊獨不見不孝家之為尤害乎

假尸還魂

金世宗時張姓人男合得病死復活云己是王姓男蓋假尸還魂也省部擬付王姓為子世宗曰恐奸人競生詐偽有乱人倫既身是合得合付合得家余謂其所處固得矣魂既假矣或假者去則奈何此事有二說或未至死期偶然窒廢一脉復蘇則依舊是合得本身鬼魅憑伏作怪如此也又或命數既盡而鬼

魅亦有憑伏之道此則已體壞而鬼亦將去矣豈有他人之魂附著別尸復為行走長久之理哉今世往往有太子鬼者即隨人顯靈而已又或有死尸作怪雖生者或鬼憑作亡魂語都只為魔戲此不過一時事可以驗矣神仙家有李鐵拐說乃隋時人名洪水小字拐兒又名鐵拐後鐵杖化為龍遂乘而去一說李本偉丈夫後出疾遽焚而去李還附一丐者尸故足跛而貌醜今畫家圖像仙類有一脚杖支者是也此又謠說也若然又何以小字拐兒此其從幼病跛者明矣神仙有無余未可知而謂李憑丐尸則斷不是矣

儒者補世

儒者之補益世道也大矣光海之末姜弘立被執不還而燬書

之報相續後有靖社之勲及韓明璉黨逆被誅其子潤逃入謂
姜族已赤於是有了卯之亂弘立之意蓋以家國為言也既入
境知諸姜無恙又問茲軒愚伏諸賢出處曰皆仕於朝一似平
日弘立謂此數人斷非為不善者民情大可見乃罷兵束身還
朝假使當時無此一著而鐵騎長驅生靈之阨為如何哉高山
大川不見運用施澤而萬物資以生息此二先生之謂矣

碑誌

劉文謙退之諛墓金退之亦非罪過古人蓋不得已也既啓此
路親戚故舊之託有不可強揮者只合憑依本家狀錄其表著
事功之外何得而詳之雖室中之事四五十年之後多不能爛

記若他人行蹟或遠方之事何從以悉之是以退溪之道學文
章而集中碑誌甚夥每終辭不肯故也其叔父松齋李堦仕燕
山朝位至承旨丙寅靖國時廢王使出巡城值義旅之入與之
俱遂叅勲籍而不辭其為人可見退溪撰其誌曰伊時門閤不
得入彷徨之際混在舉義中云云是時退溪年才六歲何得以
知之家內之事稱美而不稱惡目習耳慣錄之如此此亦宜然
其可覈其覺罅無少假貸若聽訟之無私乎朱子撰張魏公行
狀多至數卷後趙鼎子房亦來託一事而張家載以張公事趙
家載以趙公事者極多朱子曰吾前既載以張公事其可一人
而疊載於趙公事乎此必一誤張公之子即南軒而註謬至此

宜如何準信張公之過亦不細發身汪黃之門斥李綱而引秦
檜殺曲端誅岳飛尚論者以宋之亡歸咎張公揭矣斯之論不
為無據至於南渡淪安張趙諸家乘間侈奢自奉過於御供朱
子之撰狀雖不可露其惡而所著亦或非實當時目覩尚猶若
此况久遠者乎此終恐無中道在耳且錫在金石將使千百歲
後人者若數世之內自有篋箴可傳何必然哉是以其於微細
不宜載錄令人則必欲覩繆其歷駁官秩一漏則甚缺撰者亦
不得已循本家之志或仕至三五年者職號滿石殆不成文
勢余知而亦無奈何也昔王安石不錄壯元諱近時有人不載生卒不許本家慙亦有理從
後世尚論言與行足矣此又何益

惟恟徵祥

司馬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非三尺之論也事欠萬全天
又無助將奈何凡為國謀要使轉危為安拯亡得存可矣故曰
人君不言天命以其造命也每當艱危之際徒恃天佑其不至
於狼狽者鮮矣凡臨事不決謂之惟恟舟則怕溺騎則怕墜食
則怕噎寢則怕魘矣可矣然憑河而履席狂吞木石夜宿魔窟
其能免乎蹈危不惑謂之徵祥酒色而不病狼鬪而不辱朽棟
而不壓慢戲而不淪即萬一也智者不處然既或幸運則犯安
成習長慮者見笑以余觀之天下徵祥八九史傳成毀置不論
只令人十分踈脫百道希覩自明慎君子觀豈不為之凜然怕

乎然而卒無事者有之前覆無跡小利熏心諄誨藐聽騎賸愾池亦已矣雖然國中之事猶可撐耐得度域外有寢千思萬量畢竟空蕩比如室內施為百爾完備有力者一朝椎碎柱梁為之推倒其有免者乎是以交隣事大有國之要務不然而或內備不修外窺不察空談而犯機無事而先聲厚未薄往虛恭案罵以為偷安之上計抑末矣肉食者過矣蒼生何罪余嘗曰司馬公一轉語亦不得已而為此然後人以為口實則必有亡國衰家者矣

私覲官

韓退之撰常丹墓誌云丹將使新羅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曰吾天子使使海外

國不足於資宜上清安有賣官而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蓋唐末師旅繁興財用匱竭遠使無以資故有如此爾我邦接近燕都冠蓋絡繹費用常付諸行者私求於列邑謂之求請不知此弊起於何時而斷非國初定制如是而其餘禁守宰之私賄耶私求而私與畢竟何出出於民也是即所謂稅外方圓而日增月益他皆觀效凡京司有事必公徵于外郡以為例苟不變而通之方來亡國之端未必不由此起也與私覲官何別唐因常丹而遂止未知今日為丹者何人

親故諳才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史氏譏之非也舍廣國復有廣國私徑一

開天下之邪枉無以防也人每以內舉不失親為諉如明道之於伊川橫渠是也舉之可也用之在人薦之于朝見之於時咸以為可則用之又何不可孟子曰左右皆曰賢諸大夫皆曰賢國人皆曰賢然而未可也必待見賢然後用之其慎難如此苟以一己之見而斷之則衆情既不宜強拂况吾見者未必是耶崔祐甫曰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曰避嫌棄才是乃便身此施諸崔李兩人則庶幾矣非所以示天下也以今觀之非親非故則不得與焉此皆教說之誤之也漢文之世才德並興四海乂安意者廣國一事為之表準有以致之也聖人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聖人之耳目聰明於天下也又何患有

賢而不知哉

殿最賞罰

今之守宰一歲再考至五周歲十考而小滿矣十考而十上則有大政必申勅收用然政官多不遵行故無勢之家既連永作退閑窮餓其居下考者經二年乃叙而赦令頻數又或近臣申白茲復入仕若此何以勸懲愚謂十考十上者其連也宜遷他職居下考者五歲勿宥赦典不與焉庶幾得之

營庫

今之監司費財隨意朝廷不知也財非天降必由於民括克之徒充欲肥己民安得不困今制有監司必有判官然監司判官

各有府庫判官雖借奉監司而至營庫則不得干營庫者如國之內帑內帑尚不可况營庫乎今宜立法監司雖摠其財賦而必使判官掌之無得私用又判官位卑則官長之不法無以規正宜增其品秩如高麗之按察副使則民力亦可以少抒矣

文武無拘

時平既久文武之貴賤頓別武官之極選止許承旨至陞二品然浚僅許左右尹工刑叅判武官之嗟怨已甚而其處心猥雜乖亂濫猾無不為也少有所持則亦羣起而誦之夫文官之有謀畧者拜兵水使大將無所防礙武官之端雅有文學者獨不可任以文職耶如國朝朴松堂英以儒宗顯名朴元宗靖國之

前已為吏曹叅判可以見矣今且隨其才器不拘文武則武臣之嗟怨可弭而其養厲自暴之風少戢矣且彼雖弓馬發身其知人識務宜必盡下於雕篆俗儒哉文官以表賦得之及其謀國御民初非表賦出者武官之弓馬何以異是若導率有方任使無拘則黼黻皇猷高文大策未知果從何者出耳牛馬家畜放牧則悍鷹鷗野禽繫絆則馴此育才之說也

壅水溉田

天下最可惜者以有用歸之無用財出於農農之害旱乾為尤甚若使川溪之水灌于農畝庶其免害夫四野枯槁而川溪公然注海宜非嗟惜今壅水溉田者恒慮水深野高或水駁易潰

此皆不費力之患也水從山下其源必高久則鑿開而勢低矣若積以歲月累石填坑以漸過流則沙土澱淤水道亦將隨而漸高隨高增等宜有可灌之理但期以累年方諧耳其易潰云者亦不然中國雖江河之大亦有壩閘以時畜洩國雖小夫宜水力之有別乎只輸財則甚怪防患則無術欲以苟艱望其永固可乎且雨則水溢旱輒焚焦亦有用之歸無用也潞水之故國初所立而今皆廢弛可歎

親耕

今上親耕於東郊示民務本也然曠世一舉糜費不可勝計夫耕籍之禮鎮歲當舉者也若皆如此國將受弊矣且導民務本而不以儉示民可乎惜乎朝無一人言及此矣愚謂親耕親蚕每歲必行省其費惟其儉當矣國君養老則下必有鄉飲酒禮國有大射則下必有鄉射禮與州郡雖有大小之別其表率則均愚謂州郡亦宜躬行以率其下古雖無考可以義起

小勞陞秩

今之制每國家有事其執事小勞必陞品秩雖身無寸長而轉躋崇班其為害故莫大焉夫陞朝食祿奉祀書字之類職分當然賞之以物則可矣起之以位則過矣若然治民盡節者將何以處之國之不治未必非此事為咎

捕盜受職

今之生齒日繁民闕耕土而閑曠郊野往往空棄何哉此盜賊
恣畧民不能散處也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內散則棄於有餘
之外也今之捕盜亦嚴矣其費力捕捉不過得無用之虛階而
止夫捕盜與戰陣等躬蹈危地除去害民猶不得沾乎寸祿而
與惡人作仇往往陷於不測之患人誰肯之高麗之制強竊知
認捕捉者有職者次勞職無職者許初職不應受職人賜物僧
人則寺職賤人放良不監檢者決罪許接人囚禁罪之其法亦
續密可行捕者既有賞則知而不捕寧得安然必須跟尋在接
處罪其容隱然後奸濫無所隱而盜賊可熄矣若然則人民散
居耕墾日廣行之十年生穀之效可待耳
不屑為文人

余曾王考贊成公諱

弭少陵務執謙不屑為文人誇詡及

使燕李芝峰

晬光

為副价行路酬唱始知公詞藻初非世之操

觚者可方歸而言少陵文章當世無雙蓋深歎之也金將軍應
河之亡公有詩曰天教國士生東海要把彘倫揭萬邦廿四郡
中還有一二千年後更無雙弘威壓塞旄頭蝕鈿氣衝霄虜膽懷
若使賀蘭能助勢應知曳落自來降楊興力盡身盈鏃雷萬岳
窮血滿腔欲作將軍傳後叙誰家老筆大如杠柳西垆根聞之
評云老於文學蒼然古色有氣力神骨公平生恥以文人得名
厚德福祿冠於當世七男四婿簪笏滿床常有獻玉燈者懸之
中堂子孫列侍侍婢謔觸墮碎四座無聲久之一人謂婢乎胡

不審目公又徐言曰汝何無益之言遂易以他

燈歡樂如故傳
為家壘美談

廢孽防限

近世李判書袞疏論廢孽防限之非其略曰王者受命四境之內莫非王臣又何可論貴賤於卑匹之中貴之賤之之柄固宜總攬而不可假之於下明矣今也不惟不總攬乃反與之論門地議閥閱有若崔盧議昏者然門地閥閱簪纓之謂也簪纓之權在於誰手而有此遺本舉末之政乎大哉我 宣祖大王之教曰葵藿向日不擇傍枝人臣願忠宣必正嫡今以庶孽可稱者言殷有三仁庶居其二齊之穰苴名顯天下東漢以來漸貴世胄而王符之賢著稱簡策魏晉之間虛無為學而裴頠獨著

崇有之論晉代衣冠每論江左人物而輒以伯仁之正為首伯仁即周浚之妾絡秀之子顛也桓石虔司空豁之賤孽而威名振動至於斷瘡此外漢之衛青縣吏鄭季之娼產而位大將軍霍去病縣吏仲孺之賤產而位驃騎將軍晉裴秀尚書令潛之賤產而為後進領袖位至司空陶侃即丹之妾淇氏之子位極人臣阮孚咸之賤產其母鮮卑婢也而位吏部尚書曹老即廢姓之庶子位至甄城公隋李圓通卒隸景之娼妾黑女之子而位大將軍崔頤沂州司馬子元之庶孫而位太常卿唐蘓邕壞之婢妾子而名相封許國公孝子杜羔之母非正嫡而位工部尚書李愬晟之妾子而位右僕射霍國公杜荀鶴牧之之娼妾

子而位吏部尚書宋朱壽昌京兆尹奕之妾子而位至大夫韓琦范仲淹俱稱母賤而為宋名相陳瓘之父與潘良貴之父榮情密陳惜潘無子借其生子之婢生良貴然後其母往來兩子家人謂一母生二名儒胡寅文定之庶子為大儒朱子曰吾嘗侍坐可謂豪傑之士矣宋崔道固官顯之後奉使青州其諸兄逼道固母致酒客前道固驚起曰家無人力老親飭勞諸客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起貴客汝宜答拜諸客歎美其母子而賤其兄師友之間不以此有降也人曰庶孽外家不正故善少而惡多若然則微子之後孟孫之裔皆不足之尊崇乎先儒有言曰人之精神心術不用於正則用於邪凡今庶孽不

齒群類作一罪人膏肓論笑奴顏婢膝以免辱而取憐世業敬失無暇自養猶挾慷慨之輩或悲歎避世撫劬哺聚豪逸之氣寓於市肆狗屠之間其中才以下貧不資生失其常性皆入於牟利之中如是而責善人之不多是拉人糞坑而唾其穢也王者同仁莫非赤子比之父母養諸兒同在一舍強者噬弱弱者被蹴而不惟不之禁乃反吐剛茹柔則詩所謂鴟鳩之義果如是乎無論閭閻寒族同是庶人以庶人制庶人不幾於弱之肉強之吞乎或諉以祖宗舊制然二百年永銅者至 宣廟朝而許通矣又至 仁祖朝而許三曹矣此亦非耶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窮則極矣此正變通之時也云云此一疏明白切實令人

淡下苟有秉彝人孰非之而尚不施行何哉蓋防限之法始於
右代言徐選甚於姜希孟安瑋纂次大典之時至宣祖初年
申濡等千六百餘人上章籲寃批旨有葵藿彥枚之語栗谷因
違憂行納米許通之規登科後例授奉常寺校書館三四窠而
已至仁祖朝玉堂長官崔鳴吉以下沈之源金南重李省身
李景容應旨論列吏曹判書金尚容回啓命議大臣時相臣李
元翼尹昉吳允謙枚議皆無異辭方許要而不許清要者即戶
刑工三曹郎及各司官也叅判金壽弘亦疏請竟不行至肅
宗乙亥嶺南人南極井等九百八十八人又上章籲寃為喉司
所阻明年丙子吏曹判書崔錫鼎疏論許要之後不過三四人

注擬因而不行雖未能頓革舊弊依定制處以相當之職云云
南極井之疏曰大典既頒之後終歲大旱饑殍相望議者歸咎
於禁錮廢孽成廟惻然欲更張而未及弓鈞遽遺未知此說
出於何書而匹婦含痛苦旱三年况千萬人百千歲之寃乎後
來獻議者亦多秉國發政者設若視國事如家事視民寃如已
寃則豈有終不行之理哉既曰隨才而只恨三曹郎官阮矣至
於納米則苟而已矣此寃天下古今之所未有畢竟一行乃已
故備錄之又按聖朝不許庶孽通顯之職人謂曰柳子光立
法殆非也子光柄權在光廟之世而太宗十五年己未因
右代言徐選之言令庶孽子孫勿叙顯職矣大典成於成化五

年睿宗已丑而亦云再嫁失行婦女之子及孫庶孽子孫勿許赴文科生貢進士試又云失行婦女及再嫁女之所生勿叙東西班職至曾孫方許然再嫁之禁止於孫而庶孽百世不許無乃甚邪萬曆間七庶之變蓋以是激成云近世洪氏歷代總目謂大典成於成化七年辛卯後至己巳始令改嫁女子孫勿叙東西班正職而闕至曾孫方許之文誤矣

黨習召亂

尹判書國馨云東西分黨相為消長有似世雙言無協恭之美國勢陵夷風俗淪薄終至外夷來乘廟社邱墟宜獨黨錮清談貽禍於漢晉哉其言亦似有理夫木朽而蠹生之人德而病攻之

國之召亂何異於是苟使羣臣寅協治理恢張敵為施設密勿無釁則外侮亦非不量虛窳而突至者壬辰之變未必有也自黨習之深猶苟其黨也則癡鼓而管葛矣培克而龔黃矣非黨者悉皆反是一進一退之間專心樹朋治理為度外民安得保活國安得乂安乎馬島居兩國間熟諳情實媒釀禍機其所聞發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昔符秦之南侵陽平公融謂晉雖微弱君臣無釁桓謝皆賢堅不從卒致淮水之血司城子罕吊哭介卒而敵謀遂沮凡有伐國之志必將先偵形便然後方可以度力動手壬辰之寇是也目今世道人心不啻倍蓰不知將何也結補也噫

支子主祭

退溪之書隻字片紙皆為人遵奉然如三年饋食練後無哭子
死服中孫代受服之類分明有不考者何可準行又記善錄云
先生或具紙榜不設祝祭之曰朱門有此例有荅金敦叙曰古
有望墓為壇之文朱子亦有以木牌殺禮以祭之說當依朱子
之說權以行之亦可此甚不然紙榜標位則固有矣朱子荅潘
立之曰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
不判前後不為階中及兩竅不為櫛以從降殺之義此則有由
然當時立廟者鮮程子之家而後至伊川始立廟可以見矣或
宗子不立主而支子始有廟則其制當如是非謂彼既有主而
此又用牌也若果如退溪說則既祭之後置牌於何地望墓為

壇其義極嚴其可引之於支子之異居者耶退溪又引朱子荅
劉平甫書有支子所得自主之說謂恐是忌祭節祀之類也此
書今見於家禮註者是也其下云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
徙也此分明指班祔於宗家者也若果如退溪說則不應曰隨
宗子而徙也語類所謂旅中遇私忌無大礙於義理者行之無
妨亦恐指宗子言之其家中適無行祭者情理甚缺依家語夜
夢先人及受仁人賜之義如是處之云爾其或在家者依舊設
行則雖宗子又何可妄設耶聞喪者若喪側有奠則為位不奠
可以為例也退溪未詳宋制而言之宋制則不傳於子而傳於
立廟者之子孫故伊川不

立昂而立端
詳在伊川奪嫡辨茲不贅

臺諫大臣

甫廟朝有臺官疏論大臣得罪眉叟許先生進曰臣亦大臣之一不無自嫌然明廟朝諫官趙士秀論相臣沈連源連源謝曰君不但使吾寡過寧國家之福也宣廟臨朝數曰庭無廉恥之風諫官姜緒曰罪尹斗壽然後士知恥矣斗壽伏地謝受以為罪上兩善之一時稱之曰大臣諫官之體如是宋英者為司諫嘗時相李恒福於榻前恒福曰諫官不可嘗大臣必斥逐乃已云云此事士大夫宜知金鶴峰亦於上前言盧蘓齋受賂蘓齋不知而猶推謝此風何可以復見耶

四拜

凡拜再而止婦人之於男子必挾拜挾拜者先再拜待荅再拜又再拜則合四拜也坤文言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臣之於君猶妻之於夫也皆主於坤道坤陰也陽一而陰二其義即然古者臣見於君臣拜而君辭臣又拜所謂陞成拜是也按公食大夫禮凡先言拜又言再拜似是合成再拜也至卒食云賓北面再拜稽首公辭升再拜稽首中間有公辭一節便是挾拜也非見於君則不四拜故子思於繆公之饒北面稽首再拜孟子亦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可以見矣至明太祖據乎

父因子貴

春秋譏世卿譏之者譏其無能而尊爵也爵所以尊主裨民無

能而任之國受其弊不獨世卿之不可又不且父因子貴也周之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其貴賤之不相因如此此則不獨生者如此死何曾追貴之耶追貴則必將祭以大夫矣周公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皆王跡所基亦非無功而但崇之也天子七廟追王止於三世可以見矣以今觀之貴者之父不獨死而追貴生必尊官必卿相之子莫不冠纓不擇賢愚何哉此不獨其人之無能任政之失也無能可售則有能者屈矣世閥子弟有歸歟巧辭鮮罷其衣服車馬席勢騁智治矜世者唱言曰人不三世仕宦則不識穿衣喫飯茲豈然哉今制侍從臣父年七十必陞資目多

授任政之官吾聞七十致仕未聞曰老入仕者

都評議司記

鄭道傳都評議司記云堂字譬則君也梁棟譬則相也基譬則民也基當全厚梁棟當安然後堂字得以固緻矣梁棟上以承其字下以藉其基猶宰相奉君父而厚民庶也入此廳者視其字思所以奉吾君視其基思所以厚吾民視其梁棟思所以稱吾職凡以堂室基址取譬者多矣此論尤完備無虧漏天下有可廢之人而無可廢之言者信矣古之善相天子者莫不以此道生則顯名死則垂輝道傳能言而不能行卒之基陷字摧身亦不能保哀哉昔下蔡威公閉門而哭泣盡絀以血窺牆者問

之對曰吾國且亡窺墻者舉宗而去之數年楚果伐秦窺墻者
為司馬威公縛在虜中問曰何以至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
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也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
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道傳雖其人可戮輔弼之臣若忘其
人而體其言則亦可以為言之主矣

薦賢

夏育多力不能自舉勢有所不可也有道之士自衛不可人主
居位堂陛遠於千里非賴人之舉之安得聞而知之引而用之
比之任重之車上科峻之阪健特前引力士後推或特疲士倦
撐度不住車退而陷落坑谷必矣又况未始有引以推之者乎

人主在極高之地無必求之志下無必致之心而謂世之無
人可守夫有無治之世而無無士之時珠玉不胥而走名譽無
翼而飛故死骨一售千里便至此其驗也苟使得之或知之不
深任之不專亦徒為耳何益之有如齊之管仲非鮑子無以舉非
桓公無以任仲之所以為仲得三權為重不然特魯之枯骸齊
之匹夫而止是管仲之功桓公之力也桓公之力鮑子之智也
後管仲而見其功能者句麗之乙巳素是已晏留以為賢賞之
高爵巴素以薄其位直授國相即其先賞無知尊為仲父同一
闕揆晏留之讓位無遜鮑子巴素之自重過於管仲有賢不進
有才不盡非所慮矣庶績之凝宜矣

刑法

天分四時一寒一暑德教刑政不可闕一故曰春一物枯即謂
災秋一物榮即謂異也若曰仁人為理不待刑殺堯舜為君象
刑不廢何哉又况後代俗漓不善者不啻多矣彼行惡恣皆之
徒利害澆心拚死也敢矣矧又縱以貸之耶是以大赦太寬而
芘符盜起漢元仁恕而災運不振可以見矣余見鄉閭家無窮
貪極賤淺思深念朝營暮作不離于利欲套中凡可以去貪舍
賤者何所不至猶不敢肆為奸惡者畏法之在也法與利互為
乘除故利重而法輕輕除而重乘其勢有不可遏也其可以忽
耶且民心之所維繫風俗占多一人周生十目觀效如禽獸在

山魚鬻居澤惟力之所勝無不吞噬者無刑禁故也似此因循
將不日而衰善為惡故若無刑禁雖堯司徒而舜典樂其能抑
斷山澤之吞噬耶今有一鈞金攫之者其刑為杖杖重於攫故
視而過之若使攫而得富厚則富重於杖必有敢者矣今有百
金於此劫之者其刑為墨墨重於金故懲而不發假使劫而奪
貴則貴重於墨必有敢者矣殺人者身亦殺故忍而遂止苟可
殺而不死都市之椎鋒可絕耶是以為故要使威重於利愛利
為害民志定而風俗可革矣

句麗無宦者

解大紳疏云奄寺宦官乞命公卿子笏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

其言亦似有理然既謂之賢而在選任之以賤役安在選賢之
意外朝之人出入宮禁任與至尊狎處亦終有弊况以選未必
皆賢其日夜揣摩俯仰依倚打弄害有甚於閹閹之為者未可
遽行也按通考句罷無宦者以世族子為內侍却與解意合也
所謂無宦者似是不在官非無其人也今兩西之地皆句罷之
境山川生育與他道不同宦子盲息村村或有今仕於內侍莫
非從西方來者豈土風有古今之別耶

武成王廟

文武不可闕一不然如鳥墮一翼車脫一輪國未有不亡者也
孔子垂文教綱常以之不毀太公傳兵法禍亂得以戡定苟使

武略無備雖有禮樂聲明之燦然恐不可一朝居也故自唐開
元間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上元元年追封武成王議
者謂以時祠之為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文武
二教固宜並立我邦則武教最踈一有外侮降附乞哀為檀公
上策如欲崇獎興起必先尊教之所自出武成之廟何可不
舉雖不能遍于諸州宜先立於京師以古名將及我國金匱信
姜邯贊李舜臣配食豈武經博士以時肄習庶幾得之今之遠
方武士惟多財者滯留京城千金耗盡百道私託幸而得之戎
經武技不與論也宜令郡邑各設武經與技每年薦之監司監司
合而試才薦之國國合而養於武成廟每年試才豈籍錄其等

差選曹掾籍依次用之鎬定額數無敢違則必將有背誦經而射命中者出矣

兵貴同力

天下事莫善於乘勢惟戰為尤甚比如鉅石在山頂一人之力可推以下至於越坑過林千人難過也當其在頂東者爭其西推西者爭其東推東一人下手而西二人來爭將西者勝矣後雖有百人下手無以幹其勢矣西二人下手東三人來爭將東者勝矣後雖有百人下手又無以幹其勢矣又如二人下手而百人來爭二人同力百人各心則將二人者勝夫平人之力能舉百斤至二百斤則二人之任也而非五人則不可者兩身故

也或進進而迭舉則千萬人不能者各心故也故曰十指之更彈不如合掌之一握此武王之三千同心所以勝億萬也然則兵不在多惟貴同力同力由乎同心同心由乎同事事者利害之謂夫鈞稍在前賞罰在後心力同輪十可當千百前者廢而後者益勵猶左臂帶箭右手奮鎡也苟使創傷而或沮則身首將無以保也如是未有不克之理金帛爵祿家族安享不然者我進而彼退彼起而此恟力貳勢携逃躲無路畢竟身亡於車塵馬跡之間故曰白刃揮于脅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緩急之有相先者也是以仁人用衆養之既厚教之既深練之既熟隣閭保伍使相親愛也上下撫戴使相閱習

也兇械彘利可以禦侮也鎡甲堅完可以防身也如是可以持
生道而入死地心有靠而氣有張有不戰戰必勝矣今世鄉兵
一皆反之將虐其卒下仇其上團東各處異方刀鎗不及及杖
平時未嘗知有十八般武藝有事則卒然驅羊於虎穴可乎故
曰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案弩不可以
及遠與短兵同案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案中而不能入與
無鏃者同實短兵持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案兇濫惡不利者
以其士與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與也將不知兵者以其
主與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與人也今日氣倣視古之
武備一無尙似劫劫然與敗亂同科此韓非所謂與死人同病

者不可生也與危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不知將如何出場

漂氓

近古國祇有漂到琉球者給云若送我還當以米六百石厚報
琉球人費力載至國責報祇實貪杼無以答其意朝廷議出國
穀有宰相某沮之琉球人狼狽歸余謂設有國人被虜在他邦
要我六百石贖還則國將吝而不與可乎昔子貢贖人於諸侯
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魯國富者寡而貪者衆自今以後魯人
不復贖人於諸侯聖人之重人命如此赤子失慈父非簪履之
比奚有於六百石乎竊恐自此無海外生還者

海運

國之漕運而阻長山以平安黃海二道之饒不輸京都地部每
責以錢布卒歸耗費無用之地南船多敗於安興經費恒患不
足自古逮今廟美不宣負載相續所謂暗礁不過近堦沙澱石
嘴而止耳洋海相連無所不達宜無逆路可輸而前車不鑑驢
齒無改甚可歎也皆云舡敗只緣多載官載若干私運必倍也
若使監運者並載彼必憂死念生卒無慮矣其言有理且至元
間招海盜朱清張瑄授金符押運能達一萬三千有餘里京師
稱便省費不資至明朝猶倣其制永樂間會通河成而不復議
云彼清瑄者即亡命驍獍卒賴其力授以叅政都司之職其用
才之不拘如此昔管仲取盜二人為公臣曰所與遊僻者可人

也管仲卒桓公使為之反服果使才堪禪國未有不可用之理
苟以賞罰導之千里之邦而宜無才智之可展者耶今都城最
居下流之會而莫不以米綱為憂則過矣

補治書籍

顏之推云借人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
夫百行之一也此不獨為人不厭其求借凡有功於我者無德
不報凡人報德必待其責報報之則譽否則咎故思所以免咎
而來譽如是者即有為而報者也報之於無譽無咎之地方始
是報德書籍者益我之心智者也彼雖頑然無德色若念我幸
因此有得則患不可忘也其忍任其缺殘而等棄之耶是以余

平生無論家藏及借鴻隨力補治乃報德於書也

